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說斷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六　經部

禹貢說斷卷三

宋　傅寅　撰

汧原註今隴州吳山縣吳嶽是及岐原註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荆山原註在今耀州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原註陸氏曰岍字又作汧一名吳嶽九域志曰吳嶽頂有五峯案後魏孝文于漢汧縣地置長蛇縣唐貞觀九年更名吳山令屬隴州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原註光武省懷德不知并入何

縣令案後漢志荆山在雲陽當是分其地入雲陽通典曰晉移北地郡之富平縣于今京兆富平縣西角懷德城有荆山案隋志皆言荆山在京兆富平夫西漢在懷德東漢在雲陽自晉以來則在富平信土地分隸變遷不易稽考令富平雲陽俱隷耀州○案此條引班氏地理志止及岍山荆山𫎇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絶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

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案以上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

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叙禹貢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逺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説

鄭玄則以為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蓋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

也言導嶓冡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冡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兾而不及青徐兖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兖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為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强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

之書本為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于決懐襄之水而為言也何取于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

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脉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為言不言水也予以為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決懐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絶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

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荆

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原註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岳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原註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案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岳又在壺口

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説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岳也學者因余説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原註在今陜州陜縣河水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原註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原註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兾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厎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 原註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原註濩音烏號切案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原註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厎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于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厎柱之東北太

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
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
行當連王屋為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原註太行在今懷州河内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
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傳
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

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原註酈氏云潞即濁漳汾涑原註桑氏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蒒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為臨晉在壺口雷首太岳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沲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埜王縣西北原註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為鎮入武涉隨志云

河内漢曰野王開皇十六年改名河内武陟令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　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厎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

四旁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原註在今洮州臨洮朱圉原註在今秦州伏羌城傍近鳥鼠原註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原註案唐志洮州臨潭縣有西傾山通典云山在臨潭西南吐谷渾之界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原註案隋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唐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秦漢冀縣又云上邽縣

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九域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寨為城又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原註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考云唐末渭州臨吐蕃權于涇州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則今渭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堡當是古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 原註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原註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原註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原註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原註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原註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予余謂冢領即熊耳一

山連延同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為冢領之號耳通典曰虢州盧氏有熊耳山商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出今之所謂冢領

古文以潁川嵩高縣嵩高山為外方山

原註顏氏曰嵩古崇字通典曰洛州登封縣漢嵩高也大唐永徽中置嵩陽縣武太后改為登封有中嶽嵩高山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原註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柏有桐柏山以隋志考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今復隸淮安即唐州

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

原註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原註在今秦州界至于荆山原註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唐孔氏曰荆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原註案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後廢于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縣界

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原註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荊山又云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周置沮州尋廢改重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

內方原註在今荊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別原註在今漢陽軍界

孔氏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

原註後漢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陵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

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 原註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 原註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為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

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

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蘇氏曰二别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内方在荆門則大别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别山南入于江

岷山原註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原註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原註湔子田切考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于此

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原註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原註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傳昜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敷淺原

原註傅讀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據通典傅陽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敷易山為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于何時尋陽今為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兖三州惟冀特言入海而揚止于敷淺原何也蓋青徐兖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于冀見之故南

于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原註來自雍州西北徼外至于合黎原註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流沙原註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為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

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黒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

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
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
發源于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别導與自河
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顔氏鄭氏皆以合黎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删丹縣
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
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
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

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即條支嬀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為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

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
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
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
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為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
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
見其他折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
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
意于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于數千載之下居

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臆決之殆所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為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原註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原註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為至僰道（原註隸戎州）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為實錄至于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

言黑水所自出惑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不同而徒為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原註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為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原註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為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為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叙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羗泠縣原註在今化外溱隆等州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

弱水為黒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為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黒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黒水之稱稱黒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頴達云滇水有黒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遥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

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原註即今化外宕州宕達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為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原註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至于龍門原註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

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崘崐崘其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令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崐崘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尚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原註令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崐崘墟在西北去嵩髙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髙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

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崐崘山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

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

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

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去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

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篡集者不

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昬墊禹

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旣小地

勢復高不為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

山而東則令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原註西平郡令化外鄯州

也水經所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積石是也自鄯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令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酈道元之説相合

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比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崐崘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崐崘即所出水便云是

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統一未為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崐崘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書云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濵于賜支續漢書曰

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崐崘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所未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原註龍門縣今隸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原註慈州今廢其吉鄉縣以隸隰州文城省為鎮入吉鄉河至今隰州吉鄉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縣汾水

合河之上為出龍門口然則吉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也韓城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西者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門相對之處是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案雍州崐崘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崐崘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為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令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以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

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疎濶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説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厎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厎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厎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厎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厎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厎柱爲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原註南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横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原註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原註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内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辯此非山有移徙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

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為無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原註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原註修武今懐州武陟縣修武鎮是

其地熙寧六年省入武德令懷州河內縣武德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張揖云成皋縣山也原註令孟州汜水縣漢謂之成皋縣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令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原註黎陽令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令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皋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

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 案以下至唐孔氏至于大陸正義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 南者同也若成皐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厎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絶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絶遠禹獨何為而特于此數數致言耶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 原註在今冀州武邑縣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令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内共縣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原註案唐會要唐天祐三年八月割貝州

經城縣隸魏州又案九域志北京即升唐魏州為之熙寧六年省經城為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界北入冀州南宫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原註南宫而下四縣今俱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麗與禹河方嚮正合但禹河既枯而絳瀆亦枯至武邑斷絶别無可考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證誤去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

稱以應古降旣以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原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旣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

也

至于大陸原註當是瀛州以東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案以上刻本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遠以為汲郡修案刻本下衍郡修二

字武縣吳澤也甯案甯字二本俱無今從正義補入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程氏曰大陸之説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聞其去古河絶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為此之故

益傍東北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為大陸
唐氏先天中創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
而為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
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為陸故綿延千里
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絶遠隋唐之名二縣以
為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始雜疑信而兩傳
之且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
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

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原註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地已淪于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唐孔氏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

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甞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蓋淪于海水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案刻本下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數百里張沂亦云碣石在海中碣石有無以為之證王橫之言信而有擬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于是用其說博求諸古

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原註頓丘地理志屬東郡今其地屬澶州清豐縣熙寧六年省入也渤海舊在滄棣之濱因以為名則今滄濱之海東北則為漢河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隸滄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遷固親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

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移徙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跡皆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于海王横之言其已信（案程氏說刻本多闕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禹于導山以碣石入海為記所以著其為海畔山也于兾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為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

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為聖人紀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原註發源氏道養山東經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江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為害禹正不

必極其源也故止于岷嶓導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為雍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于甚遠而畧于近顧與導弱導黒導河異其功用何耶

東流為漢原註至今階州將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為漢原註桼通典武州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郡又桼唐志景福元年更名階州則今階州將利蓋武都縣地也通典云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至此為漢此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轉有此名耳非秦州嶓冢也漾水既東即曰漢水非必

至金牛而後漢水也此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為漢之說耳唐志興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利州之緜

谷置金牛寶歷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西縣復隸興元府在府西一百里

又東為滄浪之水 原註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原註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説曰水出荆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余按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鄢鄀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宜以尚書

為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原註在郢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沲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郢

縣之北原註邔音其巳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于何時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為江陵府松滋縣之鎮松滋在府西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

越縊于蓬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今南陽原註今隸澄州淯陽原註南陽有漢淯陽縣故城在淯水之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原註漢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五代晉改竟陵為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邔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郢縣之北顔師古則以為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澨不當在其境鄭氏等謂竟陵是矣

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原註江漢合于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又于是觸大别山以與江合也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滙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為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過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為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漾而為之言曰東滙澤為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滙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為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

輒及之

岷山導江　原註發源羊膊嶺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即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

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

岷山在氐道天彭闕亦在氐道而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于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闕之東也

東別為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原註當在溪澧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酈氏案刻本作顔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

西北入江

顏氏（案刻本作酈氏）曰澧水在荆州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酈氏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為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荆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荆州歷觀諸儒所説則以澧為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

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為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為澧水夫春秋至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為陵名有合于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為山名苟以

合黎為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為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令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别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荆州所

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令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别有九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原註東陵古荆州地令隷鄂州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迆迆邐也

林氏曰迆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是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

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是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為一句而以北字屬于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為南江夫既以迆為溢而又以

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迆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猶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于東陵之下記其東行

斜迆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為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猶惑于孔鄭之鑿説乎

導沇水（原註出今孟州王屋縣王屋山）東流為濟（原註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原註在今孟州温縣）

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在温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西北平地者濟水近

在河内孔必驗而知之見令濟所出在温之西北一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沇水是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温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令王屋隸孟州在

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沇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于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沇濟一也發源為沇既流為濟且漾水東流

為漢江水東別為沱漾水流為漢漾水既為漢則漢水之名熄矣故為漢之後不復名為漾沇水流為濟沇水既為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為濟之後不復名為沇至江水東別為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原註案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源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為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原註案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當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案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于此而已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于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為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寖大使皆決于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于是自河決之以為滎澤而東出于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

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原註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丘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丘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原註案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

軍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菏原註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菏澤之水

班氏曰菏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原註今濟

陰東北之地既析為定陶縣則菏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原註考城今隸東京）而考城者于汴京為東于濟陰為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菏水之自為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為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為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為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為之名此正菏水首末

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泲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絶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原註案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隸青州

導沇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于沇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沇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略于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沇源近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為滎也禹安知其為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為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為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為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為水會于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為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為不一而至于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

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寛徐益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北而南勢鋭而流捷衡河横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横突溪澗其勢狀尚可辨視况于濟之衡河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于區區色辨味别而後知耶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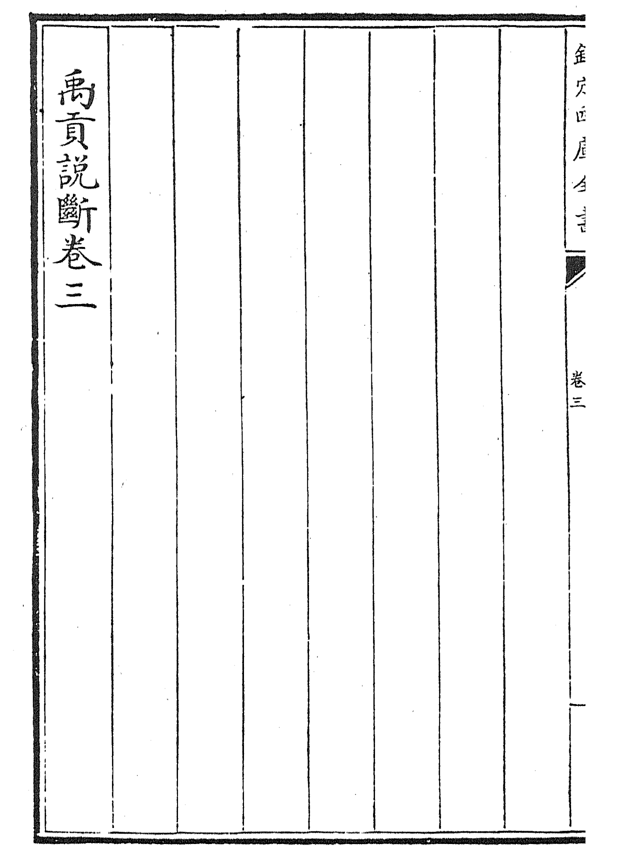
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為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沇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兖州疆境指濟為東南所據禹豈因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為之說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汩亂經文亦庶乎為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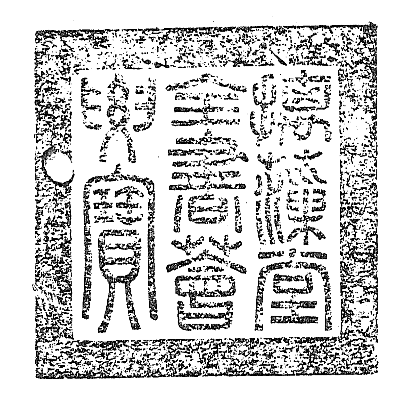
平（原註鄆州）濟南（原註齊州）淄川（原註淄州）北海（原註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原註莽末濟涸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熒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熒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于東漢酈道元之于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熒本無源因溢以為源河口有徙移則熒

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于是凡濟水下流悉棄不録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于詳考案刻本句有脱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其説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説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蓋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菏汶哉



禹貢說斷卷三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說斷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 經部

禹貢說斷卷四

宋 傅寅 撰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别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令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原註在楚州東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原註淮陵晉猶存不知後于何代廢省令其地當在楚州界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氏曰渭水出焉

林氏曰渭水出于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自鳥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攷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出南谷者二者皆以渭水名之然禹言導渭自鳥鼠而南谷者不記則南谷者他水之名渭者耳桑酈之說得之傳聞大抵不足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顧不

思禹導漾江不言自為其源之逺也而渭比漾江之源為如何哉下比淮洛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原註大吾反其鼠為鼵原註徒忽反李廵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尾短鵌似鵽而小原註知刮切鵽鳩一名冠雉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

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
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為然也桊刻本下衍四十八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程氏曰經于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敘渭又言鳥
鼠同穴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
一耳占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攷之

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幹也據此則鳥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玄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為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為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為鳥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為同穴且曰鳥名鵌似鵽而黄黒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

處鼠内而鳥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冐而倶言之冀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邪況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鼠飛游各為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于駼尚或能之若鼠而絶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于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于杜彦遠

則以為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為不相牝
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
同穴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
鼵鼵當尾短令長何邪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
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為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
好奇尚諛宮禁之内髙德儒且指野鳥為鸞令其蕩
游無度荒遠守臣强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悦固
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妄也

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黄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輙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陷邪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鵌色為黄黑而今以雀為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攷其說以為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二

源並下則正與他說所謂鳥鼠為同穴山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概敘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一山于是敘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据前後其為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怪神也且酈道元最為尚怪在敘注諸水悉取小說

異教奇文幻記以為實録而獨于此不肯主信也于是前敘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别是一山後于孔鄭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為是也夫平時尚怪者至此尚疑其怪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鵌色黄黑至唐為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信之于以見古事之出于隐暗荒遠如色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㴱古經也

東會于灃原註出京北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灃水出扶風鄠縣原註今隸京兆東南北過上林苑原註在長安入渭

張氏曰灃水出鄠縣南山灃谷北入渭原註上林賦註

又東會于涇原註出今鎮戎軍开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案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又曰平高縣有笄頭山涇水所出

九域志云至道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迹有笄頭山一名雞頭一名崆峒又原州有臨涇縣渭州平凉縣即唐平凉縣地也陽陵自晉已廢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原註在今華州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原註懷德在今耀州富平縣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原註直路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慶寧諸部界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

入于洛原註今耀州同官縣漢祋祤也在州東北五十里

酈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為漆水也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絶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陰縣北

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稱號之通歟不然禹

何為其亂名實如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原註今邠州新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别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原註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原註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華陰縣東

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于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于鞏之東原註鞏隸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記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

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别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吕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厎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也傳之說為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為隩隩是内也遂以隩表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為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

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奥之奥（桒刻本下衍奥隅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水患既平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皆得安其居也

呂氏曰言四方之外皆可宅也（桒刻本脫呂氏曰言四字今校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泛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

所言不盡故于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為九川雷夏而下為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于上而九川繫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于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

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為總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之川（棨刻本作九）川見其中矣記事之精簡宜無大于此者而況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固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滌源乎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脉絡瀦蓄滙溢皆與九川相

為表裡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模固不容于泛論禹也學者試思之

吕氏曰九州之山已刋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于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之義也雍必書荆岐者書之于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

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荊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何也九山刋旅余益信其為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為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為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恠者三代而

後能變亂為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本朝而河患特甚他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畧其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于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及反屢屢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為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隄濶故游波有所縱盪漢堤狹故束迫而為決溢乃慨然歎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

也讓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于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為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為有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堧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為為之也既已田

之又從而治屋廬或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護壅他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貫讓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原註今隸衛州內黄原註今隸北京白馬原註今隸滑州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陿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遥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苟無賈讓為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存惟人希土曠則河堧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遥隄之外展

轉添隄固其所也則何怪乎漢唐以及我宋平治久
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
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
矣惟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棣滑與他朝事勢不類蓋
周世宗父子于大河下方兼南北有之民視瀕河為
內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端拱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敘滎蝨既豬而總之曰九澤既陂水經河北有縣

隄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他水入之過此則他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為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

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潦溢昌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為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彊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彊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狹隄所以甚堅而無補于敗皆是故也漢人欲

訪禹迹穿地為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為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游㶕丘六塔案以上五字刻本脫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揆其案二字刻本所無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于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遥隄使之方行無所東迫其為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況水濶則平平則堤易以立束而急之則

湍怒以與隄鬭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善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遥隄獨興國詔書為詳曰河防舊以遥隄寛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以盛溢則罹其害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内民籍税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聖意究知害源鋭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曰遥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遥隄

久廢驟復動亘十數郡費誠大悶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止並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之徙民益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為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鄃原註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利在

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于是瓠子之禍淮夷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令遥隄所包豈止百鄃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事不可藉口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見民縱復廣為之禁亦無妨奪于此時而訪遥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為之規模一定息水怒于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纘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

而著之以竢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棄編之于此則夫學禹貢而但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四海會同

孔氏曰四海之内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

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于
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内即是九
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内皆會同于京師以修其職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
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吕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為天下用矣蓋水于天地間為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亦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于是乎立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于國中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于此總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言以衆土交相正制財賦之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則以成中邦賦法葢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于中邦而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為之法也書有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厎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吕氏曰庶土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厎慎二字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懐敬慎之心制其法歸于中以為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于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迹則多違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

事迹令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厎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敘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兗之一州耳荊之賦至高于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謂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為之證也故曰賦者直

記其米粟之出于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荊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瑶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

礙乃為通耳令其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為重是矣然考之于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外絶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于田四等也徐之賦下于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為夏翟桐磬珠魚玄縞不為不多矣于其中珠玄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文未知其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為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又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制案刻本脱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文徵當得古語既有古制以為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敘事也貢與賦對出禹于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敘書亦止云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以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

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為貢雖與助徹同為什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又其所以為什一也載考之經案刻本脱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兖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他州山川田土久矣其就藝又而兖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

降丘宅土也自非寛為之期使加功歳久則無所謂數歳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歳以為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敘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于歳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于此邪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别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為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歲稔亦不于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又于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為品則也田

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為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以定多寡莫焉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于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為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為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

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黄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于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莞簟也自莞簟而後有温麗也此貢助徹均為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葢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者葢參正庶土之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不一

故以財言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為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貊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荆公謂土賦有及于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

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國賜之姓

以立宗

林氏曰錫土姓者于是始可以疆天下封諸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封于邰錫姓姬氏必在于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于治水之事而于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會同之禮有

廞而不講者則其于祗上之德蓋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于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頏有功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于此善哉此說也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施設矣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賜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

氏而逺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嬀而命其氏曰陳者是也嬀以傳其適不容有兩人氏以及支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又土姓之别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

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我勤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爵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禹之力然禹豈外是以求德自衆人為此則是力自禹為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為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

見禹之胼胝遂以為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于益稷之儔而禹于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于矜而禹非矜也紀實事以褒同列而敷奏于吾君之前正所以為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
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内路
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
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
常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
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内各為

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

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為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内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

王所自治也

吕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一字見

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

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内又細分之從内而出此為其首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蘇氏曰總藁穟并地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秷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孔氏曰秸藳也服藳役

唐孔氏曰去穗送藳易于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藳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藳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藳粟别納非是徒納藳也

顔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内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藁為藉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為用多矣故百里既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

輸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
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
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殻曰粟無殻曰米

張氏曰藁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林氏曰薛氏曰畿内天子之居其所頼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于納總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于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諸侯以下但言建國逺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之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

兵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撿行也斥候謂撿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為
天子之藩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
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
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為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
封則皆為諸侯耳周制太保為西伯率西方諸侯畢
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
二公分陜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内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貢不主于一故

但言采

王氏曰于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

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

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内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
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
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内也雖然周
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
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甸三百里非皆采地亦
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
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于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為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内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釆在内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内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税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

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于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于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為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為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内所以建諸侯者為安王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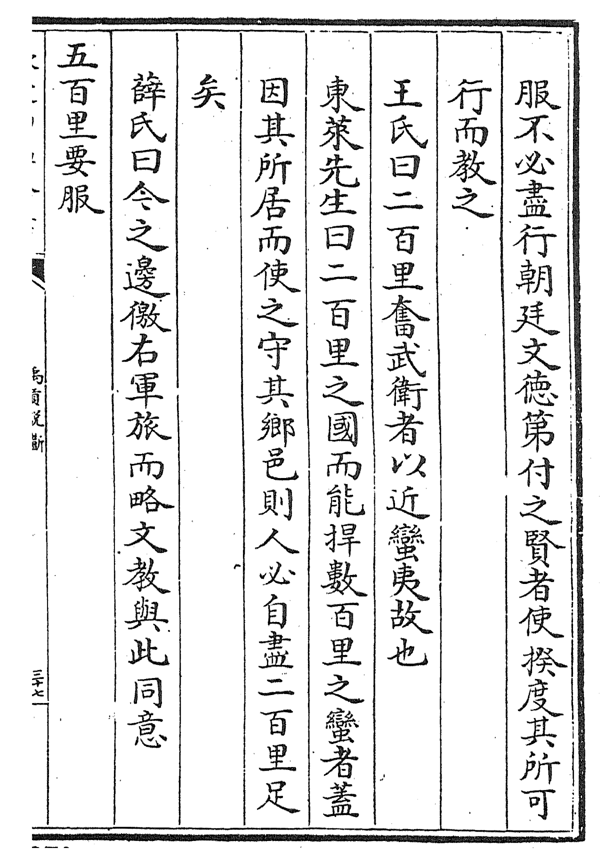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以小大相維强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于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于此則設為綏服以為内外之辨此服之内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為名又須見聖人非私于彼加意于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于綏



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
行而教之
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
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
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為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不可盡責以文教何休曰王者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于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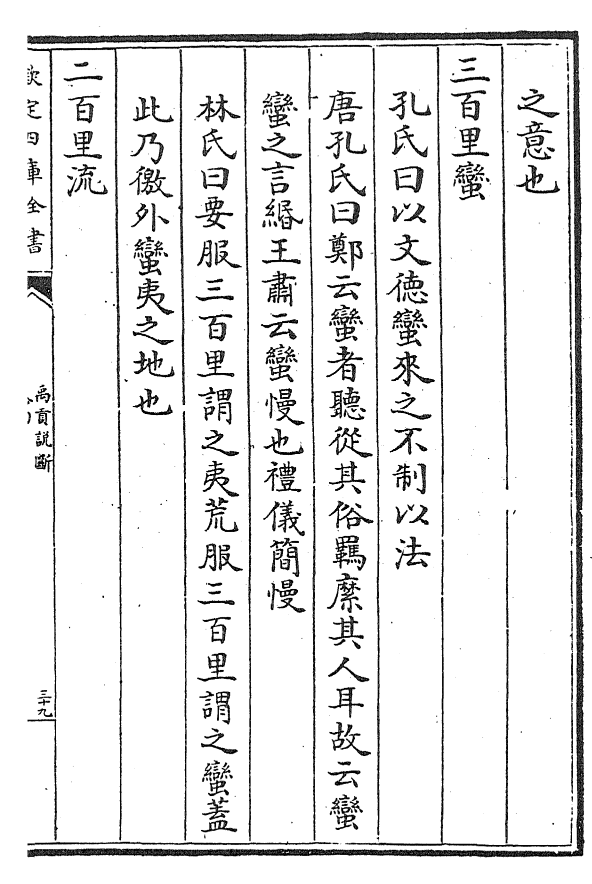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原註蔡素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為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名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夷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



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

蠻之言緍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

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冐頓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

地故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者其為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于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于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

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曁亦不須于一字上為之輕重但水患治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曁

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者亦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

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聲教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内南北長東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恒山九州疆界之所至也是謂四海之内要荒二服則為四海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至言東漸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西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朔南暨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暨又不至于恒衡二山明

矣張氏引中庸為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為止于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猷之所聳動光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也無垢之說余請本之以明其所未盡吾徒以為如何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玄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玄天道也歸功于堯故錫玄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黄帝以土故曰黄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

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玄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玄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于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既平禹以玄圭告成功于天耳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玄圭贄見于舜以告成

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焉鴈幣帛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玄圭臣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玄圭者玄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于圭以圭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于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為史辭誤矣

五服辨

案以下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原本增入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至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

注此云貫馬既失其實鄭𤣥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𤣥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藳非其義

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于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别有九服服别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

內則一方為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為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為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玄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是詭謂禹貢為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之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其矯妄不經無

所取信余以周官大司馬九州之籍考之方千里曰
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為
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為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為
倫于禹矣所以然者天下之事至周而加詳則朝聘
會同之節貢賦稅斂之法不得不審
林氏曰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
之詳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為京師諸夏
夷狄之别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為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為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自甸服至于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為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為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

于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為言遂從而為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一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于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至于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

相方為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為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為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虛空

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
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
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
則古無此理以其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
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
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
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

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于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于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于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

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所貴乎詰戎兵者不過涉禹之迹而已其或甘
心于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于
好大喜功而為之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為
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當以禹貢之書為正
案周制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言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

顏師古釋之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
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
六三十六爲方百里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
千里也余以周公營雒之制攷之王城爲東都雒
陽爲下都皆畿內地也平王東遷即東都也豈侵
諸侯之域哉由是觀之見班氏顏氏之言不誣也
或曰邦畿千里謂方千里也令而曰短長爲千里
則開方之法非邪曰凡古之制畿封國皆以開方

言者直圖籍記畫之體然耳要其度地部封大抵皆因地勢所宜而制其境不必皆正方也堯都平陽雖在南河之北而其畿所通當越河而南者多矣如其必以冀州千里正方為畿則林氏之所疑者當不可釋而先王疆里之政竟為不可通耶此學所繫非小正儒者所宜用心宜相與共推之不可畏其難而以為不必論也予請試言之鎬京與雒邑通封疆周畿之制也南亳與西亳通封疆商

畿之制也豈二代創為此哉宅中而王從古然也
故堯都平陽而甸侯綏三服四面各千有五百里
非其畿南越河以洛為朝會之地則何由而得方
三千里之中乎林氏之致疑于此好學莫加焉請
試釋以予之說則是非之定否當必有決之者矣
林氏曰先王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為奮武衛
之地謹華夏之辨此真萬代不易之法也林氏此
論當矣而余觀其論舜典所謂蠻夷猾夏則曰此

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内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内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之境内而能肆為侵暴以為吾民之害于是使臯陶辨華夷内外之分以法繩治而特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夫先王謹華夷之辨見于綏服奮武衛之制截然不可侵紊如此顧何從而有境内之夷乎林氏之說自相矛盾如此蓋見春秋以來中國有

戎故雜疑信之心而或為是說焉耳程氏之論大
抵牽强支離與經不合則由其五服之制講之未
明故也學者知林氏之失則知程氏之失
吳氏曰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嘗
稽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
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
據方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
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

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敦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餘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敵之地是五

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顏
達烏道之說甚巧傳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為天
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
實遥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為大矣五服
之制乃舉其近而略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
之名啟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
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錄之臣又
從而恢張之是豈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王制言四海之内方三千里正與孟子所謂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同也較之禹貢止得為三服而要荒實為九州之外甚明也觀禹貢所叙九州之境自亦可見海岱惟徐州東至海也導弱水至流沙而止導黒水逕三危而南三危流沙地嚮正為相比今而曰黒水西河惟雍州則是西至流沙無疑也荆及衡陽惟荆州南至衡山也兾州雖不言所至而治水極于恒衛恒水出恒山衛水又出其

南耳則是北至恒山無疑也以此細攷則九州之内止三服而要荒實在九州之外所以别其為夷蠻也吴氏以九州之内方五千里誤矣漢以來道里殊絶非惟尺步不同而屈曲方直所量亦異又要荒之外有所增闢宜其不與禹貢孟子王制合也吴氏之説大抵支離未當余故一為決之

林氏曰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内外之辨末乃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

明至纎至悉可謂無餘藴矣其甞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于其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原註冀州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原註豫州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原註荆州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原註亦冀州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原註徐州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原註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

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為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内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東河至于西河千里此蓋畿内之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

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服令夫經之所載至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州之北距于恒山則已接于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于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于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内而自衡山至于南海蓋又有千里之

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于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大贏以北言之則大縮此實其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說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于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為法于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乘除相補以為疆理天下之定制其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吳氏曰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理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海岱及淮徐相去不能

千里荊河（豫）千里而嬴海岱（青）千有五百里而縮荊山衡陽（荊）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三千里而近壽春至淮潮陽之海（揚）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黑水（雍）相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梁）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别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别之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荊河淮濟之間（原註徐兖豫三州之皖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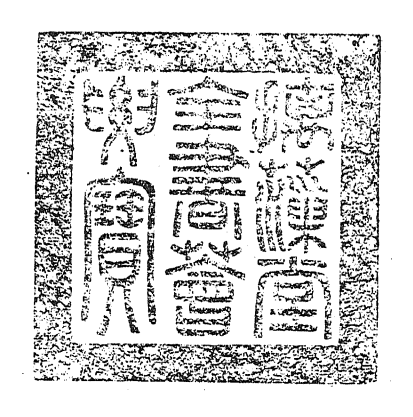
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計之九州之别蓋倣井田之法原註井田之法始于黄帝方里而井井九百畆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畆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畿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别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内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

脩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原註兗豫徐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漢以南原註揚州淮南荊州荊南函劍以西原註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濶踈稼政年土益寡墾田是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闢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户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餘萬户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户而荊揚豫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户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户口之

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狹據今驗古大略可知則九州之别惟民田是均斷可攷矣

吴氏謂九州之别民田是均此誠禹制然也但論揚州之境太遠不知其有要荒之限耳夫荆州之境南不盡衡山則會稽以南之境宜亦非揚州所有攷禹之廵狩可知也

禹貢說斷卷四



總校官中書臣吴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貢生臣張子誠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